

卷三十一

拍案驚奇卷一

轉運漢遇巧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龍龍殼。

詞六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
無礙。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材。不須計較與安排。領
取而今現在。

這首詞宋朱希真所作。詞寄西江月單道着人生功名富貴

不如圖一箇見前快活。試看往古來今。一部十七史

多少英雄。該富的不得富。該貴的不得貴。龍文的倚馬

時。幾張紙。盡不完。說能武的穿楊百步。用不着

不熟飯鍋。最是那癡朱惜董。生來有福分的。隨他

書名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撰者 明 凌濛初 撰
卷 卷三十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編號 D86226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三

K29609

22.52.9
7
4.7

0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説
38(?)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相家驚奇卷三十一

何道士因術成好。

周經歷因好破賊。

天命從來自有真。

豈容奸術恣紛紜。

詩云

黃巾張角徒生亂。

大寶何曾到彼人。

話說唐乾符年間。上黨銅鞮縣山村。有個樵夫。姓侯。名元。家道
 貧窮。靠着賣柴為業。已亥歲。在縣西北山中採樵。回來歇力。在
 一個谷口。傍有一大石。巍然像幾間屋大。侯元對了大石。自言
 自語道。我命中直如此辛苦。嘆息聲未絕。忽見大石岩然豁開。
 洞中有一老叟。羽衣烏帽。鬚髮如霜。拄杖而出。侯元驚駭。急
 起前拜。老叟道。吾神君也。你為何如此自苦。學吾術。自能取富。
 可隨吾來。老叟復走入洞。侯元隨他走去。走得數十步。豁然清

金瓶梅

頭一路奇花異草。修竹喬松。又有碧檻朱門。重樓複榭。老叟引了侯元。到別院小亭子坐了。兩個童子請他進食。食畢。復請他到便室。具湯沐浴。進新衣一尊。又命他冠帶了。復引至亭上。老叟命僮設席于地。令侯元跪了。老叟授以秘訣。數萬言。多是變化隱秘之術。侯元素性蠢蠢。到此一所。不忘。老叟誡他道。你有些小福。分該在我至法中進身。却是面有敗氣。未除。也要謹慎。若圖謀不軌。禍必喪生。今且且去習法。如欲見吾。但至心叩石。自當有人應門。與你相見。元因拜謝而出。老叟仍令一童送出洞門。既出來了。不見了洞穴。依口是塊大石。連樵採家火。多不見了。到得家裡。父母兄弟多驚喜。道去了一年。多道是死。于虎狼手。幸喜得還在其家。侯元只在洞中。得一口家裡。又見他服

裝華潔。神氣飛揚。只晉盤問他。他曉得。瞞不得。一一說了。遂入靜室中。把老叟所傳術法。夙行習熟。不上一月。其術已成。變化百物。役召鬼魅。遇着草木土石。念念有詞。便多是步騎甲兵。神通既已廣大。傳將出去。便有多人來扶從。於是收好些鄉里少年勇悍的。爲將卒。出入陳旌旗。鳴鼓吹。宛然像個小國。諸侯自稱曰。夷聖。設立官爵。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將軍等號。每到初一十五。卽盛飾往謁神君。神君每見。必戒道。切勿稱兵。若必欲舉事。須待天應。侯元唯唯。到庚子歲。聚兵已有數千人了。縣中恐怕妖術生變。乃申文到上党節度使高公勉。說他行徑。高公令潞州郡將。以兵討之。侯元已知其事。卽到神君處。問事宜。神君道。吾向已說過。但當偃旗息鼓。以應之。彼見我不與他敵。必不

亂改切訛不可交戰。侯元口雖應着，心裡不伏，想道：「出我奇術，制之有餘。且此是頭一番小敵，若不能當抵，後有大敵來，將若之何？」且衆人見吾怯弱，必不伏我，何以立威？歸來不用其言。遂令党羽勒兵以待。是夜潞兵離元所三十里，據險扎營。侯元用了術法，潞兵望來步騎戈甲蔽滿山澤，俱有些膽怯。明日潞兵結了方陣前來，侯元領了千餘人直突其陣，銳不可當。潞兵少却，侯元自恃法術，以爲无敵，且叫拿酒來喫，以壯軍威。誰知手下之人多是不習戰陣，烏合之人，毫無紀律。侯元一個喫酒，大家多亂攙起來，路兵乘亂大隊趕來，多四散落荒而走。剛剩得侯元一個，帶了酒性，急念不出咒語，被擒住了，送至上竟，死在潞州府獄。重枷枷着，圍上戾兵衛守。天明看枷中，只有灯台一

個，已不見了。侯元却連夜遁到銅鞮，徑到大石邊，見神君謝罪。神君大怒罵道：「庸奴不聽吾言，今日雖然幸免，到底難逃刑戮。非吾徒也。」拂衣而入洞門，已閉。上是塊大石，侯元悔之无及。虔心再叩，竟不開了。自此侯元心中所曉符咒，漸七遺忘，統記得的做來也不十分灵了。却是先前相從這些党羽，不知緣故聚着不散，還推他爲主。日持其衆，是秋率領了人在并州大谷地方劫掠，也是效該滅了。恰好并州將校偶然領了兵馬經過，知道下圍之數重，侯元極了。施符念咒，一毫不灵，被斬于陣。党羽遂散，不聽神君說話。果然沒個收場。可見恃叛之事，天道所忌。若是得了道術，輔佐朝廷，如張留侯、陸信州之類，自然建功立業，傳名後世。若是萌了私意，打点起兵謀反，不曾見有妖術成。

功的。從來張角微側微二孫恩盧循等。非不也是天賜的兵書法術。畢竟敗亡。所以平妖傳上也說道。自後洞天書後。邊深戒着謀反一事的話。就如侯元若依得神君分付。後來必定有好處。都是自家弄殺了。事体本如此明白。不知這些無主意的。愚人。住此清平世界。還要從着白蓮教。到廬哨聚偈。亂死而無怨。却是為何。而今說一個得了妖書。倡亂被殺的。典看官所一所。有詩為証。

蚤通武藝殺親夫。

反獲天言起異圖。

擾亂青州旋被戮。

福兮禍伏理難誣。

話說 國朝永樂中。山東青州府萊陽縣有個婦人。姓唐。名賽兒。其母少時夢神人。捧一金盒。上內有靈藥一顆。令母吞之。遂

有娠。生賽兒。自幼覺伶俐。頗識字。有姿色。嘗剪紙人馬。斯殺為兒。歲年長。嫁本鎮石麟街王元椿。這王元椿。弓馬熟。開武藝。精通家道。豐裕。自從娶了賽兒。貪恋女色。每日飲酒取樂。時上典賽兒說些弓箭刀法。賽兒又會肯自去演習戲耍。光陰。樵指不覺。陪費五六年。家道蕭索。衣食不足。賽兒一日。典丈夫說。我們任自在。恁忍飢受餓。不若將後面梨園賣了。買匹好馬。幹些本分求財的勾當。却不快活。王元椿所得說道。賢妻何不早說。今日天晚了。不必說。明日王元椿早起來。寫個出帳。央李媒為中。賣與本地財主賈包。得銀三十餘兩。王元椿就青州鎮上。買一匹快走的好馬。回來。弓箭腰刀。自有。揀個好日子。元椿打扮做馬快手的模樣。與賽兒相別。說我去。便回。賽兒說。保重。保重。元

椿叫聲慙愧。飛身上馬。打一鞭。那馬一道烟去了。來到酸棗林。是瑯琊後山。止有中間一條路。若阻住了。不怕飛上天去。王元椿只曉得這條路上好打劫人。不想着來這條路上走的人。只貪近。都不是依良本分的人。不便道白白的。等你拿了財物去。也是元椿合當悔氣。却好撞着這一起客人。望見裕連。頗有些油水。王元椿自道造化了。把馬一拍。攢風的一般。前後左右俱跑過了。見没人。王元椿就扯開弓。搭上箭。飄地一箭射將來。那客人裏有個叫做孟得。看見元椿跑馬時。早已防備。拿起弓稍。攏過。這箭落在地下。王元椿見頭箭不中。煞住馬。又放第二箭來。孟得又照前攏過了。就叫漢子。我也回禮。把弓虛扯一扯。不放。王元椿只听得弦响。不見箭。心裏想道。這男女不會得弓馬的。他只是虛張聲勢。只有五分防備。把馬慢慢的放過來。孟得又把弓虛扯一扯。口裡叫道。看箭。又不放箭來。王元椿不見箭來。只道是真不會射箭的。放心起來。不曉得孟德虛扯弓時。就乘勢搭上箭射將來。正對元椿當面。說時遲。那時快。元椿却好擡頭看時。當面門上中一箭。從腦後穿出來。翻身跌下馬來。孟德趕上。拔出刀來。照元椿喉裏一刀。眼見得元椿不活了。詩云。

劍光動處悲流水。

羽簇飛時送落花。

欲寄蘭閨長夜夢。

清魂何日得還家。

孟德與同夥這五六個客人。說這個男女也是纏出來的。不曾得手。我們只好去罷。不要擔誤了程途。一夥人自去了。且說唐

賽兒等到天晚不見王元椿回來。心裡記掛。自說道。丈夫好不
了事。這早晚還不回來。想必發市遲。只叫我記掛。等到一二更。
又不見王元椿回來。只得關上門進房裡。不脫衣裳去睡。只是
睡不着。直等到天明。又不見回來。賽兒正心慌撩亂。沒做道理。
處。只聽得街坊上說道。酸棗林殺死個兵快。手。賽兒又驚又慌。
來與隔壁賣豆腐的沈老兒。叫做沈印時。兩老兒說。這個始
末根由。沈老兒說。切不可把真話對人說。大郎在白。原是好人。
家。又不肯做這勾當的。又無証。只說因無生理。前日賣個梨
園。得些銀子。買馬去青州鎮上販賣。身邊只有五六錢盤纏。銀
子別無餘物。且去酸棗林看得真實。然後去見知縣相公。賽兒
就與沈印時一同來到酸棗林。看見王元椿屍首。賽兒哭起來。

驚動地方里甲人等。都來說得明白。就同賽兒一干人。都到萊
陽縣。見史知縣相公。賽兒照前說一遍。知縣相公說。必然是強
盜劫了銀子。并馬去了。你且去殯葬丈夫。我自去差人去捕緝。
強賊。拿得着時。馬與銀子都給還你。賽兒同里甲人等。拜謝史
知縣。俱回家裡來。對沈老兒公婆兩個說。虧了乾爺乾娘。瞞到
瞞得過了。只是衣裳袍褲。無從置辦。怎生是好。沈老兒說道。大
娘子後面團子。既賣與買家。不若將前面房子。再去戲典他几
兩銀子來。尋些大郎。他必不推辭。賽兒就央沈公沈婆。同到買
家。一頭哭。一頭說這緣故。買包見說也。哀憐王元椿命薄。說道。
房子。你自住着。我應付你幾米兩擔。銀子五兩。待賣了房子。還
我。賽兒得了銀米。急忙買口棺木。做些衣服。來酸棗林。盛貯王

元椿屍首。子當送在祖墳上安厝。做些羹飯。看匠人攢砌得了。時。急上收拾回來。天色已又晚了。與沈公沈婆三口。見取舊路回家來。到一個林子裡古墓間。見放出一道白光來。正值黃昏時分。照耀如同白日。三個人見了。喫這一驚不小。沈婆驚得跌倒在地上。惟賽兒與沈公。還耐得住。兩個人走到古墓中。看這道光從地下放出來。賽兒隨光。將根竹杖頭兒。拄將下去。挂得一挂。這土就似虛的一般。脫將下去。露出一個小石匣來。賽兒乘着這白光看。裡面時有一口寶劍。一副盔甲。都叫沈公拿了。賽兒扶着沈婆回家裡來。吹起燈火。開石匣看時。別無他物。止有抄寫得一本天書。沈公沈婆。又不識字。說道要他做甚麼。賽兒看見天書卷面上寫道。九天玄元混世真經。傍有一詩。詩云。

唐唐玄帝州。

賽比玄元訣。

兒戲丸環丹。

收拾朝天闕。

賽兒雖是識字的。急忙也解不得詩中意思。沈公兩口兒。辛苦了。打熬不過。別了賽兒。自回家裡去睡。賽兒也闔上了門。睡方纔合得眼。夢見一個道士。對賽兒說。上帝特命我來教你。演習九天玄旨。普救萬民。與你夙緣未了。輔你做女主。醒來猶有馥馥香風。記得甚是明白。次日賽兒來對沈公夫妻兩個備細說。夜裡做夢一節。便道。前日得了天書。恰好又有此夢。沈公說。却不怪哉。有這等事。元來世上的事最巧。賽兒與沈公說話時。不想有個玄武廟道士。何正寅。在間壁人家誦經。備細聽得。他就起心。因日常裡走過。看見賽兒生得好。就要乘着這機會來騙。

他曉得他與沈家公婆往來故意不老過沈公店裡倒大寬轉
往上頭走回玄武廟裡來獨自思想道。帝主非同小可。見騙得
這個婦人做一處便死也能當晚置辦些好酒食來請徒弟董
天然姚虛玉家童孟靖王小子一處坐了同喫酒。這道士何正
寅殷富平日裡作聰明做模樣今晚如此相待四個人心疑齊
說道師傅若有用着我四人處我們水火不避報答師傅正寅
對四個人悄悄的說唐賽兒一節的事要你們相幫我做這件
事我自當好看待你們決不有負四人應允了當夜盡歡而散
次日正寅起來梳洗罷打扮做賽兒夢兒裡說的一般齊齊整
整且說何正寅如何打扮詩云

秋水盈盈玉絕塵。

舊星間推剪綸巾。

不求金鼎長生藥。

只戀桃源洞裏春。

何正寅來到賽兒門首咳嗽一声叫道有人在此麼只見布幕
內走出一個美貌年少的婦人來何正寅看着賽兒深深的打
個問訊說貧道是玄武殿裡道士何正寅時夜夢見玄帝分付
貧道說這裡有個唐某當爲此地女主爾當輔之汝可急急去
講解天書共成大事賽兒聽得這話一來打動夢裡心事二來
又見正寅打扮與夢裡相同三來見正寅生得聰俊心裡也歡
喜說師傅真入神也前日送喪回來果然掘得個石匣盛甲寶
劍天書奴家解不得望師傅指迷請到裡邊看賽兒指引何正
寅到草堂上坐了又自去喚沈婆來相陪賽兒也來到厨下點
三盞好茶自托個盤子拿出來正寅看見賽兒尖鬚上雪白一

雙手着心搖蕩。說道何勞女主親自賜茶。賽兒說因家道消乏。女使伴當都逃去了。故此沒人用。正寅說若要小廝。貧道着爾回來服事。再討大些的女子在裡面用。又見沈婆在傍邊想道。世上虔婆無不愛財。我與他些甜頭滋味。就是我心腹。怕不依我使喚。就身邊取出十兩一錠銀子來。與賽兒說。央乾爺乾娘作急去討個女子。如少。我明日再添。只要好。不要計較銀子。賽兒只說不消得。沈婆說。賽娘你權且收下。待老拙去尋。賽兒就收了銀子。入去。燒炷香。請出天書來。與何正寅看。却是金書玉篆。籍畧兵机。正寅自幼曾習舉業。曉得文。把看了面上這首詩。偶然心悟。說女主解得這首詩麼。賽兒說小曉得。正寅說。唐唐女帝州頭一字是。個唐字。下道這二句。頭上兩字說女主的各

字未句。頭上是收字。說收了。就成大事。賽兒被何道點破机關。心裡將起來。說道萬望師傅扶持。若得成事時。死也不敢有忘。正寅說。正要女主擡舉。如何恁的說。又對賽兒說。天書非同小可。飛沙走石。驅逐虎豹。變化人馬。我和你日間演習。必致疎漏。不是要處。况我又是出家人。每日來往不便。不若夜間打扮着平常人來演習。到天明依先回廟裡去。待法術演得精熟。何用怕人。賽兒與沈婆說。師傅高見。賽兒也有意了。巴不得到手。說不要遲慢了。只今夜便請起手。正寅說。小道回廟裡收拾。到晚便來。賽兒與沈婆相送到門邊。賽兒又說。晚間專等。不要有誤。正寅回到廟裡。對徒弟說。事有六七分了。只今夜便可成事。我先要董天然。王小玉。你兩個。只扮做家裡人模樣。到那吳務

要小心在意。隨機應變。又取出十來兩碎銀子。分與兩個。兩個
次天喜地。自去收拾衣服箱籠。先去賽兒家裡。來到王家門首。
叫道。有人在這裡麼。賽兒知道是正寅使來的人。就說道。你們
進裡面來。二人進到堂前。歇下担子。看看賽兒。跪將下去。叫道。
董天然王小玉叩奶母的頭。賽兒見二人小心。又見他生得俊
俏。心裡也欢喜。說道。阿也不消如此。你二人是何師傅使來的。
人。就是自家入一股。領到廚房。小側門。打掃鋪床。白來拿個籃
秤。到市上用自己的碎銀子買些東西。無非是雞鴨魚肉時鮮
菓子點心回來。賽兒見天然拿這許多物事回來。說道。在我家
裡怎麼叫你們破費。是何道理。天然回話道。不多。大事是師傅
分付的。又去拿了酒。回來。到厨下。自去整理。要些油醬柴火。奶

奶不難。只不要費見費。一些心。看看天色晚了。何正寅儒巾便
服。扮做平常人。先到沈婆家裡。請沈公沈婆喫夜飯。又送二十
兩銀子與沈公。說凡百事。要老爹老娘看取。後日另有重報。沈
公沈婆自暗裡會意道。這賊道來得蹊蹺。必然看上賽兒。要我
們做脚。我看這婦人。日裡也騷托托的做妖撒妖。捉身不住。我
不應承他。兩個夜裡演習時。也自要做出來。我落得做人情。騙
些銀子。夫妻兩個回覆道。師傅但放心。賽娘沒了丈夫。又無親
人。我們是他心腹。凡百事奉承。只是不要忘了我兩個。何正寅
對天說誓。三個人同來到賽兒家裡。正是黃昏時分。閉上門。進
到堂上。坐定。春兒自來陪侍。董天然王小玉兩個來擺列菓子
下飯。一面盪酒出來。正寅請沈公坐客位。沈婆賽兒坐主位。正

寅打橫坐沈公不肯坐。正寅說不必推辭。各人多依次坐了。喫酒之間。不見沈公說何道好處。就是沈婆說何道好處。兼人些風情話兒。打動賽兒。賽兒只不做聲。正寅想道。好便好了。只是要個殺着如何成事。就裡生這計出來。原來何正寅有個好本錢。又長又大。道我不賣弄與他看。如何動得他。此時是十五天。天色那輪明月照耀。如同白日一般。何道說好月畧行一行。再來坐沈公衆人都出來堂前。黑地裡立着看月。何道就乘此機會。走到女牆邊。月亮去處。假意解手。掙起那物來。拿在手裡。撒尿。賽兒暗地裡看明處。最是明白。見了何道這條物件。繫七垂垂。甚是長大。賽兒夫死後。曠了這幾時。思想動火。恨不得捨了。遇來何道也沒奈何。只得按住。再來逃坐。說話間。兩個不時畧

个情眼兒。又冷着。一看別轉頭。暗然。何道就假裝個要吐的模樣。把手掩着肚子。以疼的要不得光景。沈老兒見夫妻兩個會意。說道。師傅身子。既然不好。我們散罷了。師傅胡亂在堂前權歇。明日來看師傅。相別了。自去。不在話下。賽兒送出沈公。急忙閉上門。畧七溫存何道了。就說我入房裡去便來。一逕走到房裡來。也不閉門。就脫了衣服。上床去睡。意思明是叫何道走入來。不知何道已早繫七。跟入房裡來。雙膝跪下道。小道該死。冒犯花魁。可憐見小道則個。賽兒笑着說。賊道不要假小心。且去拴了房門。來說話。正寅慌忙拴了房門。脫了衣服。扒上床來。即自叫女玉不迭。詩云。

綉枕鴛衾疊紫羅。

相

拱並臥合歡床。

今宵別是陽臺夢。

惟恐銀燈剔不長。

且說二人做了些不伶俐的事。枕上說些知心的話。那里管天曉日高。還不起身。董天然兩個早起來。打點面湯早飯。齊整整等着正寅先起來。穿了衣服。又把被來替賽兒塞着肩膀。說再睡。七起來。開得房門。只見天然在個盤子。拿兩盞果湯。遞來。正寅拿一盞。放在桌上。拿一盞在手裡。走到床頭。傍着賽兒口。叫女玉喫早湯。賽兒數妖擡起頭來。喫了兩口。就推與正寅喫。正寅也喫了几口。天然又走進來。接了碗去。依先扯上房門。賽兒說好個伴當。百能百俐。正寅說那竈下。是我的家人。這個是我心腹徒弟。特地使他來伏侍你。賽兒說這等難為他兩個。又摸了一回。賽兒也起來。只見天然就拿面湯進來。叫奶奶面

湯在這里。賽兒脫了上蓋衣服。洗了面梳了頭。正寅也梳洗了頭。天然就請賽兒喫早飯。正寅又說道。去請問壁沈老爹老娘來同喫。沈公大妻二人也來同喫。沈公又說道。師傅不要去了。這里人眼多。不見走入來。只見你走出去。人要生疑。且在此再歇一夜。明日要去時。起個早去。賽兒道。說得是。正寅也正要如此。沈公別了。自過家裏去。話不細煩。賽兒每夜與正寅演習法術符咒。夜來曉去。不雨個月。都演得會了。賽兒先前些紙人紙馬來試看。果然都變得與真的人馬一般。二人且來拜謝天地。要商量起手。却不防街坊隣里。都曉得賽兒與何道兩個有事。又有一等好閒的。就要在這里討用錢。有首詩說這些閒中。人詩云。

每日張魚又捕蝦。

花街柳陌是生涯。

昨宵賒酒秦樓醉。

今日幫閒進李家。

爲頭的叫做馬綬。一個叫做福興。一個叫做牛小春。還有幾個沒三沒四幫閒的。專一在街上尋些空頭事過日子。當時馬綬先得知了。撞見福興與牛小春說你們近日得知沈荳腐隔壁有一件好事麼。福興說我們得知多日子。馬綬道我們捉破了他賺些濁水何如。牛小春道正要來見阿哥求帶挈。馬綬說好便好。只是一件何道那厮也是個了得的。廣有錢鈔。又有四個徒弟。沈公沈婆得那賊道東西替他做眼。一夥人幹這等事。如何不做手脚。若是毛團把戲。做得不好。非但不得東門。反遭毒手。到被他笑。牛小春說這不打緊。只多約幾個人同去。就不妨了。

馬綬又說道要人多不打緊。只是要個安身之處。我想陳林住居此唐着見。遠不上十來間門面。他那里最好安身。小牛即令便可去約石丟兒。安不着。豬偏嘴。朱下前一班兄弟。明日在陳林家取齊。陳林我須自去約他。各自散了。且說馬綬送來石麟街。來尋陳林。遠上望見陳林。立在門首。馬綬走近前。喚陳林。深暗一個。陳林慌忙回禮。就請馬綬來裡面客位上坐。陳林說連日少會。阿哥下顧。有何分付。馬綬將眾人要拿唐賢見姦。就要在他家裡安身的事。備細對陳林說一遍。陳林道都依得。只一件。這是被頭裡做的事。兼有沈公沈婆。我們只好在外邊做手脚。如何候得何道着。我有一計。王元椿在日。與我結義兄弟。彼此逼家。王元椿殺死時。我也曾去送葬。明日叫老妻去看望。

賽兒。若何道不在罷了。又別做道理。若在時。打個前號。我們一
齊人去。先把他大門開了。不要弄弄小怪。替別人做飯。等捉住
了他。若是如意罷了。若不知意。就送兩個到縣裡去。沒也詐出
有來。此計如何。馬綬道。此計極妙。兩個相別。陳林送得馬綬出
門。慌忙來對妻子錢氏。要說這話。錢氏道。我在屏風後。都听得
了。不必煩絮。明日只管去便了。當晚過了。次日陳林起來。買兩
個帶素盒子。錢氏就隨身打扮。不甚穿帶。也自防備。到時分馬
綬一起。前後各自來陳林家裡躲着。陳林就打發錢氏起身。是
日却好沈公下鄉去取帳。沈婆也不在。只見錢氏領着挑盒子
的小厮。在後一送來。到賽兒門首。見沒人。悄走的走到門房
門口。正撞着賽兒。與何道同坐在房裡說話。賽兒先看見。疾忙

踉出來。迎着錢氏。問見了錢氏。假做不曉得也。與何道萬福。何
道連忙還禮。賽兒紅着臉。氣塞上來。舌滯。舌澁。指着何道說道。
這是我嫡親的堂兒。自幼出家。今日來望我。不想又起動老娘。
索正說話未了。只見一個小厮挑兩個盒子進來。錢氏對着賽
兒說。有幾個菓子。送來與娘子點茶。就叫賽兒去出盒子。要先
去發小厮回去。賽兒連忙去出盒子。時顯不得錢氏。被錢氏走
到門首。見陳林把嘴一言。仍又忙走入來。陳林就招呼衆人一
齊趕入賽兒家裡。打上門。正要拿何道。與賽兒。不曉得他兩個
妖術已成。都遁去了。那一夥人。把花撩亂。倒把錢氏。拿住。口裡
叫道。快拿索子來。先捆了這淫婦。就探到在地下。只見是個婦
人。那里曉得是錢氏。元來衆人從來不認得錢氏。只早晨見得

一見也不認得真。錢氏在地喊叫起來。說我是陳林的妻子。陳林慌忙分開人。叫道不是。扯得起來時。已自旋得蓬頭亂鬼了。眾人喚一驚。叫道不是着鬼。明七的看見。賽見與何道在這里。如何就不見了。元來他兩個有化身法。衆人不看見他。七兩個明七看衆人亂竄。只是暗笑。牛小春說道。我們一齊各處去搜。前七後七。搜到厨下。先擎住董天然。柴房裡又擎得王小玉。將條索子縛了。甲在房門前柱子上。問道。你兩個是甚麼人。董天然說。我兩個是何師付的家人。又道。你快說何道賽見。躲在那里。直七說。不問你事。若不說時。送你兩個到官。你自去拷打。董天然說。我們只在厨下伏侍。如何得知前面的事。衆人又說道。也沒處去。眼見得只躲在家裡。小牛說。我見房側邊有個黑窟。的閣兒。莫不兩個躲在高處。待我探梯子扒上去。看何正寅所得。小牛要扒上閣兒。見來。就拿根短棍子。先伏在閣子黑地裡。等小牛探得梯子來。步着閣兒口。走不到梯子兩格上。正寅將小牛頭上一棍打下來。小牛只打昏暈了。就從梯子上倒跌下來。正寅走去空處立了。看小牛。見醒轉來。叫道。不好了。有鬼。衆人扶起小牛來看時。見他血滿滿面。說道。梯子又不高。扶得兩格。怎麼就跌得這樣兒。小牛說。却好扶得兩格梯子上。不知那里打一棍子在頭上。又不見人。却不是作怪。衆人也沒做道理處。錢氏說。我見房裡床側。空着一只。有兩扇紙風窻門。莫不是裡邊還有藏得身的去處。我領你們去搜。搜去看。正寅所得。說。依先拿着棍子在這里。只見錢氏在前。陳林衆人在後。

一見也不認得真。錢氏在地喊叫起來。說我是陳林的妻子。陳林慌忙分開人。叫道不是。扯得起來時。已自旋得蓬頭亂鬼了。眾人喚一驚。叫道不是着鬼。明七的看見。賽見與何道在這里。如何就不見了。元來他兩個有化身法。衆人不看見他。七兩個明七看衆人亂竄。只是暗笑。牛小春說道。我們一齊各處去搜。前七後七。搜到厨下。先擎住董天然。柴房裡又擎得王小玉。將條索子縛了。甲在房門前柱子上。問道。你兩個是甚麼人。董天然說。我兩個是何師付的家人。又道。你快說何道賽見。躲在那里。直七說。不問你事。若不說時。送你兩個到官。你自去拷打。董天然說。我們只在厨下伏侍。如何得知前面的事。衆人又說道。也沒處去。眼見得只躲在家裡。小牛說。我見房側邊有個黑窟。的閣兒。莫不兩個躲在高處。待我探梯子扒上去。看何正寅所得。小牛要扒上閣兒。見來。就拿根短棍子。先伏在閣子黑地裡。等小牛探得梯子來。步着閣兒口。走不到梯子兩格上。正寅將小牛頭上一棍打下來。小牛只打昏暈了。就從梯子上倒跌下來。正寅走去空處立了。看小牛。見醒轉來。叫道。不好了。有鬼。衆人扶起小牛來看時。見他血滿滿面。說道。梯子又不高。扶得兩格。怎麼就跌得這樣兒。小牛說。却好扶得兩格梯子上。不知那里打一棍子在頭上。又不見人。却不是作怪。衆人也沒做道理處。錢氏說。我見房裡床側。空着一只。有兩扇紙風窻門。莫不是裡邊還有藏得身的去處。我領你們去搜。搜去看。正寅所得。說。依先拿着棍子在這里。只見錢氏在前。陳林衆人在後。

齊走進來。正寅又想道：這花娘吃不得這一棍子。等錢氏走近來，伸出那一隻長大的手來，撐起五指，照錢氏臉上一掌，打將去。錢氏着這一掌，呼聲呵，也不好了。鼻子裡鮮血奔流出來。眼睛裡都是金圈兒。幸得陳林在後面扶得住，不跌倒。陳林道：却不作怪。我明七看人，一掌打來，又不見人。必然是這賊道有妖法的。不要只管在這里纏了。我們帶了這兩個小廝，送到縣裡去罷。衆人說：我們被活鬼弄這一目，肚裡也飢了。做些飯吃了。去見官。陳林道：也說得是。錢氏帶着疼，就在房裡打米出來。去厨下做飯。石丟說：着小牛喫打壞了。我去做。走到厨下，看見風爐子邊有兩罈好酒，在那里。又看見幾隻雞在籠前。丟兒又說道：且殺了喫。這里方要回來做飯。且說寶兒對正寅說：你要

丁兩次。我只又要一罈。正寅說：怎麼叫做又要。寶兒說：我做出你看。石丟兒一頭燒着火。錢氏做飯。一頭拿兩隻雞來殺了。破洗了。放在鍋裡煮。那飯也却好將次熟了。寶兒就扒些灰與雞糞放在飯鍋裏，攪得勻了。依先益了。雞雞在鍋裏，正滾得好。寶兒又挽幾杓水，澆滅竈裡火。丟兒起去作活，並不曉得竈底下的事。此時衆人也有在堂前坐的，也有在房裡尋東西出來的。丟兒就把這兩罈好酒，提出來，開了泥頭，就遞一碗好酒。先敬陳林吃。陳林說：衆位都不會吃。我如何先吃。丟兒說：老兄先嘗一嘗。隨後又敬陳林吃過了。丟兒又遞一碗，送馬緩吃。陳林說：你也吃一碗。丟兒又傾一碗。正要吃時，被寶兒劈手打一下。連碗都打壞。寶兒就走一邊。三個人說道：作怪。就是這賊道的好

法。三個說不要吃了。留這酒。待眾人來同吃。眾人看不見寶兒。寶兒又去房裡。拿出一個夜壺來。無罈裡傾半壺尿。在酒裡。你
先蓋了罈頭。眾人也不曉得。眾人又說道。雞想必好了。且撈起
來切來吃酒。丟兒揭開鍋蓋。看時。這雞還是半生半熟。鍋裡湯
也不滾。眾人都來埋怨丟兒。說你不管灶裡。故此雞也煮不熟。
丟兒說。我燒滾了一會。又添許多柴。灼得好了。燴去。不曉得怎
麼不滾。低倒頭去張龜裡時。黑洞上都是水。那裏有個火種。丟
兒說。那個把水澆滅了。龜裡火。眾人說道。終不然。是我們夥裡
人。必是這賊道。又弄神通。我們且把厨裡見滅下飯。切些去吃。
酒罷。眾人依次坐定。丟兒拿了把酒壺。出來裝酒。不開罈罷了。
開來時。罈罈都是尿。騷臭的。酒。陳林說。我們三個吃時。是噴舌

的好酒。如何是恁的。必然那個來偷吃見滅了。心慌。擗亂。備金
尿。做水。倒在罈裡。眾人鬼廝鬧。賽兒正賞兩倒看了。只是笑。寶
兒對正真說。兩個人被縛在柱子上。一日了肚裡飢。趁眾人不
在。堂前。我拿些點心下飯與他吃。又拿些碎銀子與兩個來。到柱
邊。傍着天然耳边。輕上的說。不要慌。若到官。直說不要賴了。吃
打。我自來救你。東西銀子。都在這里。天然說。全望奶。救命寶
兒去了。眾人說。酒便吃不得了。敗殺老。且胡亂吃些飯罷。丟
兒厨下去盛飯。都是黑烏臭的。聞也聞不得。那里吃的。說道。又
着這賊道的手了。可恨這斯無理。被他兩個侮弄這一月。我們
帶這兩個尿。送去縣裡。添差了人來拿人。一起人開了門走
出去。只因裡面喫得多時了。外面裏得與捉好的老幼男婦

立滿在街上。只見人叢裡轉着兩個俊俏後生。又見陳林妻子
跟在後頭。只道是了。一齊拾起磚頭土塊來。口裡喊着。錢氏
兩個道童。亂打將來。那時那裏分得清潔。錢氏被打得頭開額
破。救得脫。一道烟逃走去了。一行人離了石麟街。逕往縣前來。
恰值相公坐晚堂點卯。眾人等駭了卯。一齊跪過去。稟知縣相
公。從沈公做脚。賽兒正寅。題姦。妖法惑眾。擾害地方。情由說了
一遍。兩個正犯逃脫。只拿得爲從的兩個。董天然。王小五。送在
這裏。知縣相公。就問董天然兩個道。你直說來。不拷打你。董天
然答應道。不須拷打小人。只直說。不敢隱情。備細都招了。知縣
討眾人說這姦夫淫婦。還躲在家裡。就差兵快。尋山裏盛用
個帶領一千餘人。押着這一千人。忽拿正犯兩個。小厮。權且將

縣官山領了相公。合官出得縣門時。已是一更時分。共眾人商
議道。雖是相公立等的公事。這等昏天黑地。去那里敲門打戶。
驚覓他。又要遁了去。怎生回相公的語。不若我們且不要驚
動他。去他門外埋伏。等待天明。了拿他。眾人道。說得是。又請呂
山兩個到熟的飯舖裡。除些酒飯喫了。都到賽兒門首埋伏。連
沈公也不驚動他。怕走了消息。且說姚虛玉。孟清兩個在廟。見
說師傅有事。恰好走來打聽。看見見衆人已去。又見這兩個小
厮。問得是正寅的人。於他進來。把門閉好。且去收拾房裡一個
收拾厨下做飯喫了。對正寅說。這起男女去縣稟了。必然差人
來拿我與你。終不成坐待死。預先打點在這里。等他那悔氣的
小着毒手。賽兒就把符咒。招人馬旗仗打點齊備了。兩個自去

得歇。直待天明起來。梳洗飯罷。方叫孟清去開門。孟清開得門。只見呂山那夥人。一齊踰人來。孟清見了。慌忙轉身。望裡面跑。口裡一頭叫饗。兒看見兵快來拿人。噫七的笑。拿出二三十紙人馬來。望空一撒。叫聲變。只見紙人都變做彪形大漢。各執鎗刀。就裡面殺出來。又叫姚虛玉把小皂旗招動。只見一道黑氣從屋裡捲出來。呂山兩個。還不曉得。只管催人趕人來。早被黑氣過了。不看見人。饗兒是王元楷教的武藝。儘去得。被饗兒一劍一個。都砍下頭來。眾人見勢頭不好。都慌了。轉身奔逃。前頭走的。還跑了幾個。後頭走的。反被前頭的位住。一時跑不脫。饗兒說。一不做。二不休。隨手殺將去。也被正寅用棍打死了。好幾個。又去追趕前頭。跑得脫的。直城奔過石階橋去。只見家

人踴躍了。就在橋邊收了兵回來。對正寅說。殺的雖然殺了。走的必去。稟知縣。那斯必起兵來殺我們。我們不做先手。還待何時。就帶上盔甲。變二三百紙人馬。豎起七星旗號。來招兵使人。叫道。願來投兵者。同去打開庫藏。分取錢糧財寶。街坊遠近人。因昨日這番。都曉得饗兒有妖法。又見殺得人馬多了。道是氣槩與旺。城裏城外人。眼極的齊來投他。有地方豪傑。方大。康昭。馬效良。戴德如。四人為頭。一時聚起二三千人。又搶得兩匹好馬。來此。饗兒正寅騎。鳴鑼播鼓。殺到縣裡來。說這史知縣。所見走的人說。饗兒殺死兵快一節。慌忙請典史來商議時。饗兒人馬早已搶入縣來。拿住知縣典史。就打開庫藏門。搬出金銀來。分給與人。監裡放出董天然。王小玉。兩個。其餘獄囚。盡數放了。

願隨順的。共有七八十人。到申未時。有四個人。原是放響鳥的。風聞養兒有妖法。都來拜願。養兒此四人。叫做鄭賈。王憲。張天祿。祝洪。各帶小馬。共有二千餘名。又有四五十匹好馬。養兒見了十分歡喜。這鄭賈不但武藝出眾。更兼謀略過人。來稟養兒。說道。這是小縣僻在海角頭。若坐守日久。朝廷起大軍。把青州圍住。錢糧沒得來。不須斯殺。就坐困死了。這青州府人。民稠密。錢糧廣大。東據南徐之險。北控渤海之利。可戰可守。兵貴神速。萊陽縣雖僻。離青州府頗遠。一日之內。消息未到。可乘此機會。連夜去襲了。權且安身。養成蓄銳。氣力完足。可以積行。養兒說高見。每人各賞元寶二錠。四表禮權受部指。說待取了青州。自當陞賞重用。四人去了。養兒就到後堂。叫請史知縣。

徐典史出來說道。本府知府是你至親。你可與我寫封書。只說你縣小。我在這里安身不得。要過東去打汶上縣。必由府裡經過。恐有疎虞。特着徐典史領三百名兵快。協同防守。你若替我寫了。我自厚贈盤纏。連你家眷同送回去。知縣初時不肯。彼養兒逼勒不過。只得寫了書。養兒就叫兵房吏做角公文。把這私書都封在文書裡。封筒上用個印信。仍送知縣典史。軟監在衙裡。養兒自來調方太康。昭馬効良戴德。如四員驍將。各領三千人馬。連夜悄悄的到青州。曼草坡。聽候袍響。都到青州府東門。策應。又尋一個像徐典史的小卒。着上徐典史的紗帽圓領等。候。養兒又留一班投順的好漢。協同正寅守着萊陽縣。自選三百精壯兵快。並董天然。王小玉二人。指揮鄭賈四名。各與酒飯。

了。賽兒全裝披掛騎上馬。領着人馬。連夜起行。走了一夜。來到
青州府東門時。東方纔動曉。城門也還未開。賽兒就呼人拿着這
封文書。朝城上說。我們是萊陽縣差。捕衙裡來下文書的。守門
軍就放下籃來。把文書吊上去。又曉得是徐典史。慌忙拿這文
書。逕到府裡來。正值知府溫章坐衙。就跪過去。呈上文書。溫知
府拆開文書。看見印信。屬書都是真的。並不疑忌。就喚通文書
軍說。先放徐典史進來。兵快人等。且住着在城外守門。軍領知
府鈞語。逕來開門。說道。太爺。只叫放徐老爹進城。其餘且不要
入去。賽兒叫人答應說。我們走了。一夜。纔到得這里。肚飢了。如
何不進城去。尋些喫。三百人。一齊都搶入門裡去。五六個人。怎
生攔得住。一攔入得門。就叫人把住城門。一聲砲響。那晏草坡

的人馬。都越入府裡來。填街塞巷。賽兒領着這三百人。真個是
疾雷不及掩耳。殺入府裡來。知府還不曉得。坐在堂上。等徐典
史。見勢頭不好。正待起身。要走出去。被方大趕上。望着溫知府一刀
連肩砍着。一交跌倒。在地下閉命。又復一刀。就割下頭來。提在
手裡。叫道。不要亂動。驚得兩廊門隸人等。尿流屁滾。都來跪下。
康昭一夥人。打八知府衙裡來。只獲得兩個美妾家人。并媳婦
共八名。同知通判。都越牆走了。賽兒就掛出安民榜子。不許諸
色人等。搶擄人口財物。開倉賑濟。招兵買馬。隨行軍官兵將。都
隨功討賞。萊陽知縣典史。不負前言。連他家眷。放了還鄉。俱各
抱頭鼠竄而去。不在話下。只見指揮王憲。押兩個美貌女子。一
個十八九歲的後生。這個後生。比這兩個女子。更又標致。獻與

寒兒寒兒問王憲道那兒得來的。王憲稟道。在孝順街絨線舖
裡。蕭家得來的。這兩個女子。大的叫做春芳。小的叫做惜上。這
小厮叫做蕭韶。三個是姐妹兄弟。寒兒就將這大的賞與王憲
做妻子。看上了蕭韶。歡喜。倒要偷他。與蕭韶說。你姐妹兩個。只
在我身邊服事。我自看待你。寒兒又把知府衙裡的兩個美妾
紫蘭。香嬌。配與董天然。王小玉。寒兒也自叫蕭韶去宿歇。說這
蕭韶。正是妙年好頭上。帶些懼怕。夜裡盡力奉承。寒兒只要賽
兒歡喜。賽兒得意非常。兩個打得熟了。一步也離不得。蕭韶那
里記掛何正寅。且說府裡有個首領官。周經歷。叫做周雄。當時
逃出府家。眷都被寒兒軟監在府裡。周經歷躲了幾日。沒做道
理處。要保全老小。只得假意來投順。寒兒見寒兒見下個亂道。

小官原是本府經歷。自從奶上得了萊陽縣青州府。愛軍惜
人心悅服。必成大事。經歷去暗探明家眷。俱蒙奶上不殺之恩。
周某自當傾心竭力。圖効犬馬。寒兒見他。說家眷在府裡。十分
疑也。只有五六分。就與周經歷商議。守青州府。并取旁縣的事。
務。周經歷說。這府上倚滕縣。下通臨海衛。兩處為青州門戶。若
取不得滕縣。與這衛。就如沒了門戶的一般。這府如何守得住。
寒不相瞞。這滕縣許知縣。是經歷姑表兄弟。經歷去。必然說他
來降。若說得滕縣下了。這臨海衛。就如沒了一臂一般。他如何
支撐得住。寒兒說。若得如此。事成與你同享富貴。家眷我自好
好的供養。在這里。不須記掛。周經歷說。道。事不宜遲。恐他那里
做了手脚。寒兒忙挑幾個伴當。一匹好馬。就送周經歷起身。周

徑歷來到滕縣。見了許知縣。知縣吃了一驚道。老兄如何走得脫。來到這里。周經歷將假意投順。寨見使來說降的話。說了一遍。許知縣回話道。我此你雖是假意投順。朝廷知道。不是等閒的事。周經歷道。我們一面去約臨海衛。戴指揮同降。一面車開合該撫按上司。計取寨見。日後復了地方。有何不可。許知縣慌使去請戴指揮。來見周經歷。三個商議。偽降許領定了。許知縣又說。我們先備些金表花禮羊酒去賀說離不得地方。恐有疎失。周經歷領着一行拿禮物的人。來見寨見。遞上降書。奉尾接着降書看了。受了禮物。偽陞許知縣為知府。戴指揮為府指揮。仍着二人各照舊守着地方。戴指揮見了這偽陞的文書。就來見許知縣。說寨見必然疑忌我們。故用陽虛陰奪。計領

許知縣說道。貴衙有一班女樂。小俏兒。不若送與我。貴見做謝禮。就俵我們真應外舍的眼目。戴指揮說極妙。就回衙裡叫出女使王奴蓮。小俏頭兒。陳鵝兒來。說你二人。是我心腹。我欲送你們到府裡去。做個皮間細作。若得成功。陞官我都不。要你們自去享用富貴。三人歡喜應允了。戴指揮又做些好錦綉鮮明衣服。象器。縣衙各差兩個人。送這兩班人來。獻與寨見。且看道歌。舞文如何。詩云。

舞袖香肉第一春。

清歌婉轉貌趨臺。

劍霜飛颯人星散。

不見當年勸酒人。

賽苑見人物標致。衣服齊整。心中歡喜。都受了。留在衙裡。每月吹舞歌。舞取樂。且說寨見。正寅相。別半年有餘。時值冬。月

正寅欲要送年禮物與賽兒。就買些奇異的食。蜀錦文葛金銀珍寶。裝做二十小車。差孟清同車脚人等。送到府裡來。世間事最巧。也是正寅合該如此。兩月前正寅發去。發宿一個女子。這女子苦苦不從。自縊死了。那孟清說是唐奶七起手的。不可尋本。萬一知道。必然見怪。諒得激切。把孟清一頓打。打得幾死。却不料孟清仇恨在心裡。孟清領着這車。從未到府裡。見寨兒。寨兒一見孟清。就如見了自家裡人一般。叫進衙裡去。安歇。孟清又見董天然等。都有好妻子。又有錢財。自思道。我們一同起手的人。他兩個有造化。落在這里。我如何能勾也。同來這里受用。自思量道。何不將正寅在縣裡的所爲。說他一番。倘或寨兒歡喜。留下衙裡。也不見得。到收寨兒退了堂。水叫衙裡。張開叫

過孟清問正寅的事。孟清只不做聲。寨兒心疑。也問得緊。孟清越不做聲。問不過。只得哭將起來。寨兒就說道。不要哭。必然在那裡吃虧了。實對我說。我也不打發你去了。孟清留意。口裡咒着道。說也是死。不說也是死。爺七在縣裡。每夜換去。排門輪要兩個好婦人。好女子。送在衙裡歇。標衣得緊的。多歇幾日。少不中意的。一夜就打發出來。又娶了個賣唱的婦人。李文雲。時常乘醉打死人。每日又取輪坊的一百兩坐堂銀子。百姓嗟怨。思亂。只怕奶七這理不取。兩月前。蔣監生有個女子。果然生得美貌。命七要娶宿他。那女子不從。這道不過。自縊死了。小人說奶七怎在。看取我們。別得半年。做出這勾當來。這地方如何守得。住。怪小人說。將小人來吊起。打得幾死。半月扒不起來。寨兒所

得說下氣滿胸膈。頓着足說道。這禽獸忘恩負義。定要殺這會
。逃得出得這口氣。豈天然并夥婦人。都來劫道。奶上息怒。只消
取了老爺回來便罷。秦兒說你們不曉得這般事。從來做事的
人。一生嫌隙。不知斃了。多少。如何好取他回來。一夜睡不着
。次日來堂坐起。問與周經歷說。正寅如此淫頑不法。全無仁義。
要自領兵去殺他。周經歷回話道。不知道話。從那里得來的。未
願虐實。倘或是反問。也不可。知地方重大。方纔取得人心未固。
如何輕易。自相廝殺。不若待周雄同個奶上的心腹去。訪得的
實。任憑奶上裁處。也不遲。秦兒道。說得極是。就帶你一行。若訪
得的實。就與我殺了那禽獸。周經歷又說道。还得幾個同去。纔
。若周雄一個去時。也不。秦兒說。令正寅。董天然領一二

小人去。又把一口刀。與正寅說。若這話是實。你便就取了那禽
獸的頭來。違悞者。以軍法從事。又與鄭貴。一角文書。若殺了何
正寅。你就權攝縣事。一行人辭別了秦兒。取路望萊陽縣來。周
經歷在路上。還恐怕董天然。是術道的人。假意與他說。同去是
奶上的心腹。若這事不真。謝天地。我們都好了。若有這話。我們
不。下手時。奶上要軍法從事。這事如何處。董天然說。我那老爺
是個多心的人。性子又不好。若後日知道你去訪他。他必仇
恨。裏不着飯。裡着。倒過他毒手。若果有事。不若奉法行事。反
無後患。鄭貴打着。鼓兒。巴不得殺了何正寅。他要權攝縣事。
周經歷見眾人。都是為察覓的。不必疑了。又說。我們先在外邊
訪得的確。若要下手時。我披髮為號。方可下手。一行人入得城。

門前城人家。都見咒罵何正寅的董天然說這話真了。一行過入縣裡來見何正寅。正寅大喇七坐着。不爲禮貌。看着董天然說。拿得甚麼東西來。董天然說。來時慌忙。不曾備得。另差人送來。又對周經歷說。你們來。我這縣裡來。何幹。周經歷假小心的說。因這縣裡有人來告奶七。說大人不肯容縣裡女子出嫁。比較得緊。因此奶七着小官來稟上。正寅听得一時發怒。高聲大罵道。潑賤婆娘。你虧我奪了許多地方。享用富貴。必然又搭上好的了。就這等無禮。你這起人不曉得事體。沒上下的王憲。見不是頭。緊七的幫着周經歷走近前說。息怒。消停取個長便待。小官好回話。正寅又說道。不取長便。終不成不。去回話。周經歷把鬚一撚。王憲就人喚裡。取出刀來。望何正

寅項上。一刀早砍下頭來。現在手裡說奶七。只叫我們殺何正寅一個。餘皆不問。鄭貫就把權攝的文書來。曉諭各人。說何正寅先前強留在衙裡的婦人女子。都發出着娘家領回。輪坊銀子。也革了。滿城百姓無不歡喜。衙裡有的是金銀。任憑各人取了些。又拿幾車好綾緞。送到府裡來。周經歷一起人。到府裡回了話。各人自去方便。不在話下。說這山東巡案金御史。因失了青州府。殺了溫知縣。起本到朝廷。兵部尚書接着這本。是地方重務。連忙轉奏朝廷。朝廷就差總兵官付奇。統兵馬副元帥。兩個游騎將軍。黎曉。來道明。充先鋒。領京軍一萬。協同山東巡撫。都御史楊汝待。次日進勦。撲滅錢糧兵馬。除本省外。河南山西。兩省任從調用。付總兵帶領人馬。來到都督府。與楊巡撫一班。

官軍說朝廷緊要擒拿唐寨兒一節。楊巡撫說唐寨兒妖法通神。急難取勝。近日周經歷典。滕縣許知縣臨海衛戴指揮。詐降我們去。打他後面萊陽縣。叫戴指揮許知縣。從那青州府後面殺出來。叫他首尾不能相顧。可獲全勝。楊巡撫說此計大妙。付總兵就分五千人馬。典黎曉充先鋒。來取萊陽縣。又調都指揮付總兵秀指揮六員。高雄趙貴趙天漢崔球安宣郭謹各領新調來二萬人馬。離萊陽縣二十里下寨。次日在備廝殺。鄭買得了這個消息。閉上城門。連夜飛報到府裡來。寨兒接得這報子。就集各將官說。如今付總兵領大軍來征勦我們。我須親自領兵去殺退他。着王憲董天然守着這府。又調馬効良戴德如各領人馬一萬去滕縣臨海衛三十里內防備。寨兒的人馬就是

滕縣臨海衛的人馬。也不許放過來。周經歷暗地叫苦說這寨人這等利害。賽兒又調方大領五千人馬先行。隨後賽兒自也領二萬人馬到萊陽縣來。離縣十里。就着個大營。前後左右正甲五寨。又置兩枝游兵在中營。四下裡擺放鹿角茨藜鈴索。齊整把轅門閉上。造飯喫了。將息一回。就有人馬來衝陣。也不許輕動。且說黎先鋒領着五千人馬。喊殺半日。不見賽兒營裡動靜。就着人來稟總兵。如此如此。付總兵同楊巡撫領一班將官到陣前來。扒上雲梯。看賽兒營裡布置整齊。又將猛勇旗幟。鮮明戈戟光耀。楊羅傘下。坐着那個英雄美貌的女將。左右立着兩個年少標致的將軍。一個是蕭箭。一個是陳鷄兒。各拿一把小七星星旗。又有兩個俊俏女子。都是共蒙。一個是蕭惜七。捧

有一口寶劍。一個是王嬌蓮。捧着一袋弓箭。營前樹着一面七
星。玄。天。上。帝。皂。旗。飄。揚。飛。繞。總。兵。看。得。呆。了。走。下。雲。梯。來。今。先
鋒。高。雄。趙。天。漢。崔。味。等。一。齊。殺。入。去。且。看。寨。見。如。何。詩。云。

劍光動處見玄霜。

獸罷歸來意氣狂。

堪笑古今妖妄事。

一場春夢到高唐。

賁兒就開了棧門。令方大領着人馬也殺出來。正好接着兩員
將。闕。不。到。三。合。寨。見。不。慌。不。忙。口。裡。念。起。咒。來。兩。面。小。皂。旗。招
動。那。陣。黑。氣。從。寨。裡。捲。出。來。披。着。先。鋒。人。馬。以。得。黑。洞。七。的。你
我。不。看。見。黎。曉。慌。了。手。脚。被。方。大。攔。頭。一。方。天。戰。打。下。馬。來。胸
聚。奔。流。高。雄。趙。天。漢。俱。被。拿。了。付。總。兵。見。先。鋒。不。利。就。領。着。敗
殘。人。馬。回。大。營。裡。來。納。悶。方。大。押。着。把。高。雄。兩。個。解。入。寨。裡。見

賁兒。賁兒監候在縣裡。我回軍時發落便了。賁兒又收方大說
今日雖贏得他一陣。他的大營人馬。還不曾損折。明日又來厮
殺。不若趁他喘息未定。衆人慌乏之時。我們趕到。必獲全勝。留方
太守營。令康昭爲先鋒。賁兒自領一萬人馬。怕上的趕到。傳總
兵營前。兩聲喊。一齊殺將入去。傳總兵只防賁兒被裡來劫營。
不防他口裡乘勢就來。都慌了手脚。厮殺不得。傳總兵楊巡撫
二人。騎上馬往後逃命。二萬五千人。殺不得一二千人。都齊
投降。又拿得千餘匹好馬。錢糧器械。盡數搬搬。自回到青州府
去了。軍官有逃得命的。跟着付總兵到都堂府來商議。再欲起
奏。另自添遣兵將。楊巡撫說沒了三四萬人馬。殺了許多軍官。
朝廷得知。必然加罪。我們。我。曉得。縣。評。知。縣。見。個。清。廉。能。幹。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忠義的人。此周經歷戴指揮委曲協同。要保這地方無事。却說許詐降。而今周經歷在城中。不能得出。許戴二人。原在本地方。不着寄。取他來。定有破敵良策。付總兵慌忙使人請許知縣。戴指揮到府計議。要破賽兒一事。許知縣近前。輕言的與傳。兵場巡撫二人說。如此如此。不出旬日。可破賽兒。付總兵說。若得如此。我自當保奏陞賞。許知縣辭了總制。回到縣裡。與戴指揮各備禮物。各差個的當心腹人。來賀賽兒。就通消息與周經歷。却不知周經歷先有計了。元來周經歷見蕭韶甚得賽兒之歡。又且乖曉聰明。時上結識他。做個心腹。看實不承他。蕭韶不避意。說我原是治下子民。今日何當老爺如此看顧。周經歷說。原是奶心愛的人。怎敢怠慢。蕭韶說道。一家被害了。奈何。

偷生甚麼心。愛不心。愛周經歷道。不要如此說。你姐妹都在左。右。也是難得的。蕭韶說。姐七嫁了個魯馬賊。我雖在被窩裡。也只是伴虎眠。有何心緒。妹七只當得了頭。我一家怨恨在何處。說周經歷見他如此說。又說既如此。何不乘机反邪。端正朝廷。必有酬報。不然他日一敗。玉石俱焚。你是同衾共枕之人。一發有口難分了。不要說被害冤仇。沒處可報。蕭韶道。我也曉得事。休果然如此。只是沒個好計脫身。周經歷說。你在身畔。只消如此如此。外邊按應。都在手。却把許戴來的消息。通知了他。蕭韶大喜。說我且通知妹子做一路。則個計議得熟了。只等中秋日起。後半夜點天燈為號。周經歷就通這個消息與許知縣。戴指揮。這是八月十二日的話。到十三日。許知縣戴指揮各差

能事兵快應捕各帶主兵軍官三四百人預先去府裡四散埋伏。只听砲响策應。周經歷拿賊許知縣又密令親子許德來。周經歷十五夜放砲奪門的事。都得知了。不必說。且說蕭韶姐妹二人來對王嬌蓮。陳鸚兒通知外邊消息。他兩人原是戴家細作。自然留心。至十五日晚上。賽兒就排筵宴來賞月。飲了一回。只見王嬌蓮來稟。賽兒說今夜八月十五日。難得晴明。更兼破了付總兵。得了若干千糧人馬。我等蒙奶七。擡舉無可報答。每人各要與奶七上壽。王嬌蓮手執檀板唱一歌。云。

虎渡三江迅若風。

龍爭四海競長空。

光搖劍術和星落。

狐兔潛藏一戰功。

賽兒所得好生歡喜。飲過三大杯。女人都依次奉酒。俱是不合

唱的。就見王嬌蓮伏唱。眾人只要灌得賽兒醉了好行事。陳鸚兒也要上壽。賽兒又說道。我吃得多了。你們任的好心。每一人只吃一杯罷。又飲了二十餘杯。已自醉了。又有歌舞起衣輪。苗把盞灌得。賽兒大醉。賽兒就倒在位上。蕭韶說奶七醉了。我們扶奶七進房裡去罷。蕭韶抱住賽兒。眾人齊來相幫。扶進房裡。床上去。蕭韶打發眾人出來。就替賽兒脫了衣服。蓋上被。拴上房門。眾人也自去睡。只有些謀知因的人。都不睡。只等賽兒消息。蕭韶又恐假醉。把燈剔得明亮。仍上床來接抱。賽兒扒在賽兒身上。故意着實耍戲。賽兒那里得知。蕭韶舞弄得久了。料靠外邊人都睡靜了。自想道。今不下手。更待何時。起來慌忙再穿上衣服。床頭拔出那口寶刀來。輕七的掀開被來。盡力朝着

寶兒項上剝下一刀來。連肩斫做兩段。寨見斫得兇了。一動也動不得。蕭韶慌忙走出房來。悄上對妹上。王嬌蓮陳鵬兒說道。寶兒被我殺了。王嬌蓮說不要驚動董天然。這兩個就暗去先殺他。陳鵬兒道說得是。拿着刀來敲董天然的房門。說道奶上身子不好。你快起來。董天然所得這話。就渴睡裡慌忙披着衣服來開房門。不防備被陳鵬兒手起刀落。斫倒在房門邊。關命又伏一刀。就斃了命。這王小玉也醉了。不省人事。眾人把來殺了。眾人說好到好了。怎麼我們得出去。蕭韶說不要慌。約定的。就把天燈點起來。批在燈竿上。不移時周經歷領着十來各火夫。平日收留的好漢。敲開門。一齊湧入衙裡來。蕭韶對周經歷說。賽以董天然王小玉都殺了。這衙裡人都是被害的。望老爺

做主。周經歷道。不須說衙裡的金銀財寶。各人盡力拿了些其餘所積的財物。都封鎖了入官。周經歷又把三個人頭割下來。領着蕭韶一起開了府門。放個銃。只見兵快應捕。共有七八十人齊來見周經歷。說小人們是縣衙兩處差來兵快策應。擊賊盜的。周經歷說強盜多拿了。殺的人頭在這里。都跟我來到得東門城邊。放三個砲。開得城門。許知縣戴指揮各領五百人馬。殺入城來。周經歷說不閉百姓事。寶兒殺了。還有餘黨。不曾勦滅。各人分投去殺。且說王憲方大。聽得砲响。都起來。不知道爲着甚麼。正沒做道理處。周經歷領的人馬。早已殺入方大家裡來。方大正要問備細時。被側邊一鎗。撈倒。就割了頭。戴指揮拿得馬効良。戴德如。陣上許知縣。殺死康昭。王憲。一十四人。沈印

時兩月前害疫病死了。不曾殺得。又恐軍中有變。急忙傳令。只
沒有職事的小卒良民。一舉不究。多屬周經歷招撫。許知縣對
眾人說。這里與萊陽縣。只隔四五十里。他那縣裡未便知得。兵
貴神速。我與戴大人。連夜去襲了那縣。留周大人守着這府。二
人就領五千入馬。殺奔萊陽縣來。假說道府裡調來的軍。去取
傍縣的。城上逕放入縣裡來。鄭貫正坐在堂上。被許知縣領了
吳齊搶入去。將鄭貫殺了。張天祿。洪等慌了。都來投降。把一
子人犯。解到府裡監禁。隨後發落。安了民。許知縣仍回到府裡。
司周經歷。蕭韶一班。解賈兒等首級來。見傅總兵。楊巡撫。把賈
兒事說一遍。傅總兵說。是見各官神笑。稱譽不已。就起奏捷本。
一邊打點回京。朝廷陞周經歷做知州。戴指揮陞都指揮。賈兒

陳鸞兒。各授個巡檢。許知縣陞兵備副使。各隨官職大小。賞給
金花銀子表札。王嬌蓮。蕭惜惜等。俱着擇良人為聘。其餘的在
賈兒破敗之後。投降的。不准投首。另行問罪。此可為妖術殺首
之監。有詩為証。

四海縱橫殺氣沙。
吹簫一夕妖氛盡。

兩端女寇犯山東。
月缺花殘送落風。

拍案驚奇卷三十一終